

# 知否知否

应是绿肥红瘦<sup>3</sup>

初入侯门

关心则乱  
著

初入侯门

关心则乱  
著

# 知否知否

应是绿肥红瘦

3

中国华侨出版社  
北京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. 3 / 关心则乱著. —北京:  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8. 5  
ISBN 978-7-5113-7661-9

I. ①知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72922号

---

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. 3

---

作 者: 关心则乱

出 版 人: 刘凤珍

责任编辑: 紫 夜

封面设计:  VIOLET  
01152979738

版式设计: 苏 艾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 × 980mm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326千字

印 刷: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7661-9

定 价: 42.0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-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---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# 目录

001

## 第二十四回 筹办婚事

我与你把话说明白了！  
这回无论明里暗里，还有前儿你给如儿置办的那座宅子，  
你都得把两个丫头的陪嫁置办得一般厚！

031

## 第二十五回 旖旎新婚

须臾之间，两人相视一笑，竟无半分拘束生疏，  
想来人世間果有倾盖如故之说。

063

## 第二十六回 明兰回门

明兰的声音渐渐清朗，一字一句道：『孙女谨记祖母教诲，  
会用心过日子的。不论顺境、逆境，绝不轻慢，绝不托大，  
绝不骄横，绝不疏忽，不怨天尤人，也不轻言放弃。  
谁知道呢，兴许老天开眼，孙女终能……春暖花开吧。』

## 第二十七回 理家之贤

『很好。』

明兰面上浮起淡淡的倦色，又缓缓坐到上首的高背大椅里，端茶轻呷，

『记不住这点的，这府里可用不起。』

## 第二十八回 恩威并重

顾廷烨举碗至唇，一仰而尽，抬左腕抹唇。

他忽然很想问一句

『你是知道应当记挂我呢，还是真记挂我』，

又觉得自己今日着实发傻，竟生了这些小儿女之感，

颇是好笑。

## 第二十九回 救封诰命

『这珠冠和霞帔我瞧着也不稀奇，只消有料子，都可做得出来，倒是文书卷轴最要紧，我去寻个厉害的大锁来。』

# ： 目录

197

## 第三十回 宴饮前后

话音一落，周围的谈笑声骤然轻了几分。她们俩的说话声虽不是全屋都能听见，但四边的几堆女眷是都能听见的，明兰分明感觉到周围无数探视的目光射过来。

221

## 第三十一回 猜不透心

明兰呆坐着，疑惑地看着男人，忽又释然了——人是复杂的，她还不很了解他，正如他也不很了解自己。

251

## 第三十二回 明兰立威

明兰缓缓道：『若真是个机灵的，就该明白。今日之后，这件事你们不要再提半句，看见赖妈妈也要好声好气的，绝不可拌嘴，有什么消息只来通报我就是了。』

## 第三十三回 整顿田庄

明兰听顾廷烨说得头头是道，心知他一定是心里思量了好几遍的，感动之余，也是一脸喜色，笑吟吟地望着顾廷烨，目光柔软。





第二十四回 筹办婚事

我与你把话说明白了！这回无论明里暗里，还有前儿你给如儿置办的那座宅子，你都得把两个丫头的陪嫁置办得一般厚！





事实证明，风波过后，最大的获益者是盛纮。

古代文人讲究个风骨气节，盛纮身为一个正途科举出身的文官，却有三个女儿嫁进有爵之家，就算忠勤伯府冷落已久，就算梁晗只是幺子，可那新贵顾廷烨不是假的，这在以清贵标榜的文官集团看来，未免要落一个攀附权贵的名声。

不过盛老爹运气颇好，还没到桥头，船自己就直了。

“你要将三女嫁与那文举子？”盛纮的老上司，现任内阁次辅卢老大人颇有些诧异，他与盛纮在工部时相处甚欢，知道盛家行三的才是嫡女。

盛纮重重点头，随即拱手道：“卑职幼年丧父，族中长辈也不在京中，便请老大人为我那两个丫头做了傕媒吧。”卢老大人自是愿意，不过依旧忍不住问道：“我原以为……”文人的特点，说话留一半。

盛纮面带歉意，神情沉痛：“惭愧，惭愧，卑职食言在先，负疚文氏良多，早有重缔婚约之意，不过是不负圣人之言罢了。”

卢老人大为感动，一口答应了为盛家女做媒。此事传出去后，京中众人尽皆瞠目，呆了半晌后，便众口一词地夸赞起盛纮的风骨来。

早在墨兰和文家定亲之前，王氏以为事情笃定了，曾在人前露过口风，不少人都晓得盛家有意将墨兰许与一举子，没承想后来出了一场风波，墨兰嫁入梁府，众人暗叹墨兰好福气的同时，也暗自替那倒霉的被截和的举子可惜；更没想到的是，盛纮硬将嫡女许给了这个倒霉举子，盛家也不怕惹翻了顾二郎？

谁知等了许久，迟迟不见顾家有所发作，反倒紧锣密鼓地筹办起婚事，直叫一干等着看戏的人好生失落。最抑郁的是彭家——都是拿庶女抵嫡女，为啥盛家没事，我家就不行？顾廷烨，你看人端菜碟！

从清流名士到六部官吏，都十分高兴，狠狠表扬了一番盛紘同志的“风骨”。盛老爹名利双收，面子、里子都有了。

一般来说，夫妻是冤家，际遇往往相反。正值盛紘被上司夸奖、下属景仰之时，王氏则事事不顺。十二月初，文家老太太终于备足聘仪来盛家下定。当初文家说给墨兰之时，王氏瞧着文家老太太什么都还好，但轮到如兰时，她便瞧着处处揪心，一会儿觉着彩礼太薄，一会儿觉着文家老太太为人刻薄抠门。她的这点儿心思，家中女眷谁瞧不出来？海氏很聪明地表示害喜还未结束，缩在屋里不出来。盛老太太那里，王氏不敢说话，便整日闷闷不乐，脾气也十倍地暴躁起来。

老太太为着明兰的事原就生着王氏的气，见王氏这般模样，忍不住心里暗暗解气。不过，如兰到底也是她孙女，没过几日，她着实瞧不下去了，只能开口。

“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也不与家里商量一下，说办就办了？”老太太坐在炕上，声色俱厉。

王氏站在下首，脸上似有不服之意，辩解道：“文姑爷家世平平，如儿这般委屈，媳妇心有不忍，便多贴补了些。”

老太太看着王氏的面孔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拍着炕首喝道：“你个糊涂的！你当我是心疼那点子钱才来啰唆的吗？你进门这许多年，你的嫁妆我和老爷何尝惦记过半分？你这般小人之心，做给谁看？！”

王氏见老太太是真气了，连忙跪下，连声道：“老太太莫气，都是媳妇的不是，媳妇当先与您来说一声的，实在是如儿忒委屈了……”说着，王氏忍不住湿了眼眶，掏出帕子抹了抹眼睛，“老太太，您是没见过文家那亲家太太，真真是个粗鄙村妇，媳妇是替如儿心疼，才……”

老太太看王氏一副慈母心肠，不由得微微软了口气：“文姑爷的爹也是读书人，运气不好，刚考上进士，还未来得及授官便一场伤寒送了性命，亲家太太若不厉害些，如何能撑起家门？我知道你是怕如儿受委屈，才在城里给置了座宅子，可是你这样，恰恰适得其反了。”

王氏收住眼泪，茫然抬头，一脸不解。

老太太对王氏的蠢钝实在是心里无力，低头抚了抚袖子上石青灰鼠毛镶

边，来回顺了一遍气，才平心静气道：“亲家太太我虽未见过，但想她一个寡妇把两个儿子拉扯大，再瞧瞧往日文姑爷身上的吃穿用度，想也知道她于银钱上必然算计。你也是瞧出了这一点，才忧心如兰的，是吧？”

王氏用力点头，连忙插嘴道：“母亲说得是。我听闻亲家太太素来偏心小儿子，大把银子都给了小的，来过定礼那日，媳妇曾试探过口风，她竟然推托银钱不足，要叫如儿和姑爷成婚后自己赁屋过日子呢！所以媳妇才……”

王氏在盛老太太的瞪眼中讪讪地闭上了嘴。老太太转头叹了口气，才回首道：“你给姑爷置办宅子虽有些拿大，但也不算太错，官宦世家资助贫寒上进的姑爷读书也是常有的，可你错就错在不该一口气给置了座两进三开的大宅子，他们小两口用得上吗？长子在城里有大宅子，做亲娘的如何不过来享福？你等着吧，回头你那亲家太太就会拖家带口从京郊乡下搬过来，到时候如儿才是自找苦吃！”

王氏心里一想，正是这个道理，便渐渐嘴唇抖动，脸色苍白。

盛老太太恨铁不成钢，连连摇头道：“你一辈子都是这个脾气，最爱揽权独断，这本也没什么，当家主母谁不爱自己说了算？可你也得叫人放得下心呀！偏一到要紧处你就犯糊涂！你若肯事先与我商量，怎么至此？如兰再不成器也是我瞧着长大的，难不成我会害她？你若真想贴补如兰，折了银子、田地，给她便是，再给他们置一处小门小户的屋子，亲家太太见地方小，也不好意思过来挤，如儿那才舒服呢！”

王氏神色慌了起来，张口结舌了半天，才道：“那如今怎么办？媳妇已叫人收拾新宅子了，连丫头、婆子都买了，文家也知道了。”

盛老太太心中有气，赌气道：“你自己的闺女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”

王氏这才知道事情的利害关系，跪着求了老太太半天，连声赔罪道自己的不是，扯着老太太的袖子直哭。老太太虽气有不平，但也不能全然不管，最后只道：“你也不必太担心了，亲家太太再厉害，也不至于住着媳妇的嫁妆还往死里欺负。况且如兰那脾气，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。你自己什么也别说，你这张嘴，一开口反要把事弄糟，叫柏哥儿去与姑爷说说，叫他放聪明些，老娘和老婆若有了龃龉，他可得明辨是非，用不着偏袒哪边，该怎样就怎样……哼，说起来，我们盛家可是有过和离的女儿！”

王氏淌着眼泪，呆在原地。

作为一名偷听惯犯，缩在里屋打盹儿的明兰早就醒过来了，她听得连连摇头。

王氏就好像一个差劲的蹩脚导演，当她拍喜剧时，观众往往会痛哭流涕；当她拍悲剧时，观众却哄堂大笑——虽然片子也算卖座，但总叫人哭笑不得。不过，好在投资方和制片还算靠谱，把握着大方向，整体总不至于赔本。

王氏又哭诉了几句，最后失魂落魄地离去了，明兰才敢出来。她忍不住问道：“祖母，文家老太太真那么麻烦吗？”

老太太被王氏气得够呛，端着一碗茶慢慢喝着，闻言，轻轻一晒：“天下哪有不麻烦的婆婆，不过，这事得瞧夫婿。你大姐夫就没柏哥儿明白，叫你大姐姐吃了不少苦头。好在华儿忍了这许多年，水滴石穿，你大姐夫才渐渐转过弯来，如今处处肯帮着自己媳妇，反而瞧着他娘不对了。”

明兰击节赞叹：“大姐姐的确了不起，大姐夫也算孝顺了，居然能叫大姐姐慢慢扳了过来。”她上辈子没机会遭遇婆婆，十分敬佩华兰的本事。如果现代女性人人都有华兰的本事，估计姚依依的工作量会骤减一半。

老太太微微叹息，道：“最难的不过是个‘忍’字。大姑爷纵算再孝顺，也瞧不得自己母亲偏心到那般地步，恨不得什么好的都给大房。大姑爷到底是上进要面子的，也要外头应酬打点，他有难处时，亲娘推诿袖手，他只能找自己老婆低头伸手，轮到大房有事时，老娘便催着逼着要他鼎力相助。这世上是个人便有私心，大姑爷也有妻子儿女，年年月月如此，便是亲生儿子也会离心的。”

明兰道：“祖母说得好，便是这个‘忍’字就十分难得了，大姐姐多要强的一人呀，能这样动心忍性，都是往日里祖母教养得好！”

老太太瞥眼间，看明兰一副讨好的模样，谄笑出两个可爱的梨窝。自从她和盘托出顾廷烨的事情后，便自觉对不住祖母，镇日一副诚恳认错、努力补偿的模样，老太太暗暗好笑，便故意道：“说起来，你的运气倒是不错，你婆婆是继室，以后能省心许多吧。”

话一说完，老太太就饶有興味地去瞧明兰，谁知明兰丝毫没有脸红的意思，淡定地摇头道：“非也，非也，非耳闻目睹，不可轻下结论。”

老太太再呷了口茶，久久才“哦”了一声。

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，明兰素来主张用证据说话。

现下，宁远侯府萎靡不振，不但叫摘了牌匾，御史言官还不断地上奏本，参奏宁远侯府“结党妄行，素行不轨”，言之凿凿，而那些已被拘禁审问的爵族中也有人供认出宁远侯府也有牵连。负责彻查谋逆的大理寺提出，就算不立即夺爵锁拿，也当拘人来问话。

可现任宁远侯爷顾廷煜已病入膏肓，时常昏迷不醒，皇帝瞧在顾廷煜的面子上，便将所有参宁远侯府的奏本留中不发，风雨飘摇的侯府这才在一干同受牵连的有爵之家中独善其身。

如今顾廷煜声势正盛，且不说他回京后一直住在御赐的都督府，连与盛家说亲都找了薄大将军老夫妇出面，这样一来，什么话都不用说，外头人就不免猜度了——有心人将宁远侯府当年的旧事慢慢翻了出来，风言风语传起来，隐隐晦晦传当年顾廷煜多受欺凌。

其实顾府太夫人秦氏在京城贵妇圈里一直名声很好，温良恭谨，贤惠淑德，时常抚恤孤幼，即便是到了如今，也不曾有人直指她这个后母居心险恶。除去想要给顾廷煜拍马屁的有心人，大部分人还暗暗同情秦氏。

但是，结果反推原因，秦氏自己的儿子好好的，娶了媳妇，有了子嗣，便是顾廷煜病病歪歪的，也好歹撑过了这许多年，只顾廷煜一人，离家远走，漂泊数年不回，这话传起来就难听了。可是，事实到底如何呢？明兰抬头看看屋顶，这个……大约……很复杂。

估计老天爷听到了明兰的心声，没过几日，顾廷煜便使人来下帖子，说秦太夫人要过府拜会。听闻这个消息，明兰呆住了。老太太沉默半晌后，才叹道：“这样也好，不计往昔如何，办亲事的当口总得周全些才是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，“顾……他也算是有心了……”

明兰不语，她知道老太太的意思。

按照正常的婚嫁程序，相看媳妇乃至下聘过礼都得由父母亲长来操办，这个步骤有所变动终归不好看。就算秦氏曾经想左右顾廷煜的婚事，但被顾廷煜用十分难堪的法子击破后，就不再有什么言语了。如今顾廷煜肯服软，秦氏也正好就坡下驴。

不过秦太夫人不用驴子，用的是青缎缀暗红顶的四驾马车，所以来得很快。

第二日，明兰挺着吃饱的肚皮躺在炕上，懒洋洋地捧着一副大红锦缎的鸳鸯枕套，刚绣出两片水草，翠屏就急急来传，说是宁远侯太夫人到了，正在寿安堂说话。

“老太太说了，叫姑娘穿戴得精神些！”翠屏看见小桃呆呆地捧着一件素色的家常外衣，连忙叮嘱丹橘。女孩们立刻钻进柜子里一通倒腾。

明兰换上一身蕊红绣缠枝杏榴花的倭缎斜襟褙子，底下是玫瑰粉色镶深边褶子裙，头上规矩地梳了个弯月髻，只插着一对双喜双如意点翠长簪，明艳清雅。

一行人紧赶慢赶，一路走向寿安堂。待到了门口，明兰略略缓了口气，抚抚鬓边。随着门口丫鬟的通报，明兰一脚踏了进去，低头慢行，眼光瞥见之处，只见老太太高坐上首，并排案几旁端坐着一位锦衣妇人，王氏随侍下首而坐。见明兰进来，王氏便指着她笑道：“这便是我那六丫头。”然后又指着那锦衣妇人引见，“这是宁远侯府的太夫人。明兰，还不见礼？”

明兰恭敬地敛衽下拜，裙裾不摇，身姿不摆，娟秀端庄。

秦太夫人乍一看，眼中浮出一抹惊艳。她连忙叫明兰起身，然后将明兰拉到身边细细打量，只觉得女孩雪肤花貌，难描难绘，便忍不住赞道：“好标致的孩子！怎就生得这般好？”

明兰很腼腆地低着头，却侧眼偷偷打量秦太夫人，两眼看过，忍不住暗暗吃惊。

秦太夫人身着一件深铁锈色缠枝菊花对襟褙子，蜜合色棉罗裙，头上简单地绾了个圆髻，用一根通体剔透的白玉福寿扁方定住，皮肤白腻润泽，唇角带着端庄的微笑，观之可亲，温柔和气，竟是个极美貌的中年妇人，只有眼角细细的纹路稍微泄露了些她的岁数。

论年纪，她比王氏还大几岁，可论面相，王氏绝对不好意思上前叫她一声“姐姐”。

秦太夫人拉着明兰和和气气地问起话来，问她喜欢吃什么，读什么书，平日里都做些什么，明兰按着礼数一一答了。秦太夫人似乎很满意，摘下腕子上的一对翡翠镯子就套在明兰手上，转而笑道：“真是个好模样的孩子，莫不是画里出来的？”

明兰面色微红，低头而立，一副羞怯的模样。老太太淡淡瞥了她一眼，

转头谦和而答：“真真还是个孩子，不懂事得很。”

秦太夫人轻轻一嗔，笑道：“老太太也忒谦虚了，这孩子通身的气派岂是作假的？灵秀剔透，颖悟了然，府里的姑娘着实养得好。”

王氏心中颇有些得意，忍不住道：“不是我自夸，我家养女孩儿比养哥儿还用心，读书、女红，还有理家、管事，都是细细教了的。”

秦太夫人目光闪了闪，笑着附和几句，王氏听得十分满意。

秦氏的声音很柔和，絮絮低声如细语，不知不觉间就说服了你，言笑间却不失高贵端庄。若说永昌侯梁夫人的高贵带着一种疏离的淡然，她就是不动声色的温婉。

她很懂得说话，对着老太太时语气雅致，字里行间阳春白雪，一派侯府小姐口吻；对着王氏时，又喜笑随心，说话自在随和。说过一阵子话，老太太倒还好，不过多添了几分亲昵的客气，王氏却渐渐放下初时的戒备提防，越说越投机。

女眷们说笑了一阵，秦太夫人忽现一阵迟疑，看了一眼明兰，欲言又止。素来迟钝的王氏忽然机灵起来，忙道：“太夫人有话直说，不必顾忌。”

秦太夫人欣然而笑，不再迟疑：“既如此，我便不扭捏了。我这回上门叨扰，便是来送我家二郎的庚帖。”说着，从袖中掏出一张大红洒金的折纸，双手递给老太太，然后又道，“若二位不嫌弃顾府草备微薄，我便厚着脸皮讨一张明姑娘的庚帖。”

明兰用力把头低下，心中大是烦恼。她现在应该脸色绯红，一副羞涩万分的样子，可是……她的脸一点儿也红不起来，总不能狠扇自己几个耳光吧。

老太太接过庚帖，翻开略略一瞧，脸上浮出满意之色，看了一眼王氏，王氏明白，立刻转头笑道：“说什么嫌弃不嫌弃的，宁远侯府开国功勋，戍边立威，世上谁人不景仰？只怕咱们明儿配不上了！”

其实王氏这么说只是客气，不过是“哪里哪里”的扩张版说辞而已，谁知秦太夫人忽然眼眶一热，神色略有凄楚。

王氏一瞧，连忙追问。秦太夫人拿帕子抹了抹眼睛，强笑道：“不妨事，不过……我今日来，还要说一件事，望老太太和王家妹妹莫要怪我鲁莽了。”

“夫人请说。”老太太眸子一亮，静静道。

秦太夫人放下帕子，依旧笑得温柔，只略带了些忧伤：“二郎自小便是个有脾气的，自打和老侯爷置了气，离家这些年，便渐渐与家里隔膜了。他大

哥和我心里都极不好过的，顾家好歹是他的家，这回要办亲事了，我想着……怎么也得上宁远侯府办婚事吧。”

王氏微微迟疑，继子和后妈之间的恩怨情仇，她这个没转正的岳母不好提前发言。老太太略一沉思，便道：“别说如今婚事还未成，便是明丫头过了门，顾家家事也不是咱家好随意置喙的。”

秦太夫人轻轻叹了口气，直直地看着老太太，眼神坦率真诚，低声道：“焯儿他大哥如今病得不轻，镇日躺在榻上惦记着二郎，说这一大摊子事总得找亲兄弟帮衬着，下头几个小的都不成器，若是焯哥儿能回府，将来……”然后是一阵轻轻叹气。

王氏眼睛一亮，顾廷煜如今无嗣、病危，并不是秘密，嫁入侯府和做侯夫人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，侯府子弟的岳母和侯爷本人的岳母身价差别更大了海了，更何况如今宁远侯的确需要顾廷煜来撑门面，想到这里，她忍不住道：“自然是回家的好——”后面的话被老太太的目光打断了，王氏慢慢缩回头。

老太太收回看王氏的目光，转而笑道：“顾都督是个明白人，必能明白侯爷的难处和夫人的苦心。”

秦太夫人似乎一点儿也没有不悦，转头看了一眼一旁站立的明兰，回过头来对着老太太，再次直直地看着老太太，一字一句缓缓道：“自古后母难为，我家二郎大家是知道的，年少时淘气胡闹，后又出走江湖，性子不免有些左。他曾放言‘非嫡女不娶’，如今……我瞧着明兰是极好的，若有我在，别的不敢说，但我绝不叫人欺负了她去！”

说到最后，声音几乎哽咽。王氏颇为动容，觉着这话说得也有理，轻叹着点了点头。

老太太却蹙起眉头，似有不解，转眼去看明兰，只见明兰微微抬头，脸上还没什么，一双大眼睛却闪闪发亮。接到老太太的目光，明兰立刻低下头去，不敢让人瞧出自己细微的神色变化，她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！

顾廷煜向盛府表露结亲之意，此事已上达天听，人人都以为嫁过去的会是盛府嫡女，谁知峰回路转，如兰另配，然后顾廷煜闷声不响地接受了盛府庶女。为什么文官集团会这么高兴？因为他们认为，这是新贵权爵对他们的妥协和敬重，这才有了外面的一片夸赞声。

明兰心头敞亮，一般人恐怕都会以为是顾廷煜让了步，可事实上，只有



她和老太太知道，情况刚好相反，她才是被算计的那个。

按照一般思维模式，以顾廷烨和秦氏一贯的名声，秦太夫人刚才的话其实是很有说服力的，可是……明兰脸上露出微不可察的一抹微笑，她终于知道自己最大的优势在哪里了——她认识一个旁人不知道的顾廷烨，没有几个人，尤其是顾府中人，他们不会知道顾廷烨的真实想法。

明兰慢慢抬起头，目光正对上老太太。老太太似也渐渐明白了，嘴角浮起一抹隐晦的欣喜，转头与秦太夫人答道：“夫人怕是弄错了，我家六姐儿本就是嫡出的。”

是夜，盛紘歇在王氏屋里，一边叫丫鬟卸下外裳氅衣，一边听王氏絮叨今日顾府太夫人来访之事。

“那位太夫人呀，又温和又贵气，不见半分高傲，说起话来也是人情入理，和文家那位比起来，真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唉……要说还是六丫头有福气。”王氏从彩佩手里亲手捧过一个雨过天青色的汝窑杯盏，“喏，这便是太夫人今日送来的毛尖，老爷且尝尝。”

盛紘换上一身常服坐在炕上，道：“老太太也好这口儿，你可别全截下了。”别怪他说话难听，王氏可是有不良历史记录。

王氏心里堵了一下，随即嗔道：“瞧老爷说的，还当我是年轻时不懂事的吗？一半都留在寿安堂了，余下的才给老爷和几个孩儿分了。”

盛紘略一点头，接过王氏递过来的杯盏，呷了一口，面上微露喜色，轻赞道：“好茶！怕是上进的也没这般好。”

“唉——六丫头是不必愁了，可怜我的如儿却要跟个厉害婆婆。”王氏坐在炕几的另一边，抚弄着手指上的金玉戒指，满面愁容，一边叹气如兰，一边夸赞秦氏的贤德温善。

她越想顾府太夫人的好处，就越鄙夷文老太太的庸俗尖酸；越鄙夷文老太太，就越觉得太夫人真是好人。她心乱如麻，越说越收不住嘴，一旁的盛紘只一个劲儿地饮茶，一言不发。

“老爷，你倒是说一句呀。”王氏唱了半天独角戏，见丈夫全然不理睬自己，忍不住叫道，“你也不为如兰担忧，敢情闺女是我一个人的。”

盛紘慢吞吞地放下茶盏，转头朝着王氏。王氏也微侧身体，正色恭听。只听盛紘道：“你以后与这位太夫人来往定要小心谨慎些，凡事且留三分……”